

策划人语

被黑尾鸥唤醒的力量

蔡宇丹

这似乎是一个远离社会热点题材的故事。

这个故事的主角“天赐”是一只鸟，一只在威海西霞口海驴岛出生的黑尾鸥。两个男人一个女人，把生命中最后富力强盛的七年给了它，跟踪拍摄它的成长故事。

一只黑尾鸥？它离我们的现实生活似乎太远了。现实中，我们关心房价、关心股票涨跌、关心孩子教育、关心突发性事件和灾害天气，那么——“一只鸟的故事，哪会有人看！”《天赐》这部电影试映时，一名女观众如是说。

这似乎预示了这部电影商业价值的惨淡，但好在商业价值并不是评判一件事物的唯一标准。

这三人为拍摄黑尾鸥，家财散尽，并且坚持了七年。七年零距离地融入黑尾鸥的世界，他们找回了对生灵应有的尊重和自然应有的敬畏。

再来看看打动这群“疯子”的黑尾鸥，从破壳出生，到失去父亲、哥哥、母亲……一只孤鸟，在海驴岛的滔天大浪和滚滚惊雷声中颤巍巍地成长，生存很残酷，生命很脆弱，生命很顽强，生命还是很美好……

这无疑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勇气和力量的故事。从一只鸟儿的身上，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和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。

此类题材佳作不少，但都是老外操刀。包括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《帝企鹅日记》，它是史上总票房第二高的纪录片，第一名是《华氏911》。

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奖的《迁徙的鸟》，是由300多人组成摄制组，包括50多名飞行员、50多名鸟类专家，采用高科技空中拍摄系统，全程跟踪候鸟迁徙。3年时间，行程近10万公里，不超过十句解说，不超过二十句字幕，在法国连演4周吸引250万影迷，以一部纪录片打败了同期上映的故事片。

这些自然生态类纪录片，制作成本不亚于一部好莱坞大片。人们花费如此金钱、技术、人力，投入如此热情去做一件事，仅仅源于对生命的礼赞。

一个帝企鹅繁衍后代的简单故事，为什么会感动那么多人？而拍摄《天赐》的三个人，也绝非艺术家或科学家，他们仅仅是一群普通人，包括电影院的美工。他们做这件事，仅仅是听从内心的召唤。

但越是普通人身上，我们越能感受到这股来自内心的力量，它被海驴岛上的黑尾鸥唤醒。

在被称为“急之国”的社会忙碌，不妨静下心来，读一读这个“冰点故事”。

追鸟七年

一群发烧友和一部原生态影片

本报记者 董钊 许君丽

七年守望一个生命的成长历程。这个生命，只是威海西霞口海驴岛上的一只孤鸟，但它却打动了一群鸟类发烧友的心。故事初成，正值汶川大地震，孤鸟的故事连同地震的悲怆，一并震撼着他们的摄像机。他们把这种震撼融进了镜头中。他们拍了七年，个人砸下300万元，哪怕将自己变成了“疯子”，最终拍成这部中国首部鸟类故事片。

25日，威海西霞口。纷杂的雨滴急骤地融入海面，波浪怒吼着撞击着海岸。狂暴之中，只有雾霭深处的海驴岛犹如拄着拐杖端坐的老人，处乱不惊。

这里曾是二郎神担石填海传说的发端。如今，这里的人们又在传说着另外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——帮疯子们在岛上坚守七年，只为拍摄那些乱叫的黑尾鸥。

这些“疯子”在暴雨狂浪中走上悬崖峭壁，将镜头聚焦在黑尾鸥的世界，从孵卵，到幼鸟，再到成鸟。

一部故事片拍了七年，耗资700万元，让这帮“疯子们”改了脾气：真玩不起！在为观众奉献视觉大餐，呼唤环保意识的背后，这种仍然算是低成本制作的电影，让一群鸟类发烧友兼非职业电影人陷入了无限的疲惫之中。

七年守候

他们为了这些，消耗了年富力强的七年。如今他们拍的故事片就要公映了，名头响当当——中国首部鸟类故事片。

威海市区，一幢破旧的办公楼里，孙宪的香烟一根接着一根。七年来，5元/盒的

香烟从来没有换过牌子，“按理说，这家烟厂得给我代言费了。”

这是一个在北京影视圈里“混过”的导演，他拍出了别的大腕拍不出来的电影。可看上去，他一点儿也不富裕。

办公室更像仓库，几台显示器排在办公室的一头，旁边是几个硕大的类似音箱的东西，这些设备是用作电影后期制作的。楼前的超市，对孙宪来说再熟悉不过，这里曾经是他工作过的电影院。孙宪曾在曲阜师范大学主修油画，那时电影院的电影海报全是孙宪一笔一笔画出来的。

办公楼楼梯两侧墙壁上贴满了照片。照片上，一种黑色大鸟挥动翅膀，将尖喙刺进水面，寻觅食物；又有不计其数的鸟儿展翅高翔，俯瞰身下的孤岛天堂。

间或几张照片上，几个人身穿迷彩服，肩扛摄像机，貌似艰苦而又拼命。

这些都是孙宪等人最为满意的摄影作品。他们为了这些，消耗了年富力强的七年。如今他们拍的故事片就要公映了，名头响当当——中国首部鸟类故事片。

孙宪萌生拍片的念头时，第一个想到了海驴岛。那里的夏季，鸟儿数以千万计，包括黑尾鸥，以及濒危的黄嘴白鹭。

“我想拍关于鸟儿的纪录片，压根儿就

没想过要拍电影。”孙宪说，如果现在有人问他电影怎么拍，他自己根本不知道。

2002年，孙宪和同在一个公司工作的王建涛、于辉这两位志同道合的伙伴，踏上了海驴岛，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拍摄之路。

海驴岛，是黑尾鸥的家乡。黑尾鸥是亚洲东海岸独有的一种鸟类。

每年4月，候鸟们快乐地鸣叫着回到海驴岛，岛上已经有人迎接守候；7月，候鸟们离开了，三个人扛着仪器设备，拖着疲惫的步伐缓缓离开。

海驴岛上温差很大，5月份还要穿着羽绒服。进入6月份，气温陡增，40℃的地表温度让人每年全身要爆两三次皮。

鸟儿大都筑巢于崖壁或顶峰上，每次拍摄，孙宪他们必须攀爬60多米高的垂直崖壁，还要背负几十公斤重的摄影器材，再加上岩石风化严重，每行一步都要小心翼翼。

夏季，海驴岛上有一种小飞虫，尖尖的嘴能穿透迷彩服，让它叮一口，奇痒难耐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几位助手先后退出，只有孙宪、王建涛和于辉一直坚持到最后。

三人每天分三个机位各守一角，当地摄影界朋友送给他们一个外号——“三脚架”。

(下转B02版)

